

■ 樊长荣 著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课题

汉英有定性制约机制研究

A Study of the Mechanism Behind Definitenes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国防工业出版社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课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英有定性制约 机制研究

樊长荣 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街32号 邮政编码100044)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

北京

787×1092 1/32 印张3.8 字数1.5千字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定价31.00元

国防工业出版社

国防书店：(010)68438453 发行部：(010)68414474

发行传真：(010)68417335 北京·发行部：(010)68475264

2008年度立金基学译会译省南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英有定性制约机制研究 / 樊长荣著.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 - 7 - 118 - 05863 - 5

I. 汉... II. 樊... III. 汉语 - 对比语言学
- 英语 IV. H1 H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5205 号

著 樊长荣

※

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23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7 1/8 字数 172 千字

200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1.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国防书店:(010)68428422

发行邮购:(010)68414474

发行传真:(010)68411535

发行业务:(010)68472764

前言

有定、无定是人类认知世界中的一对普遍概念，任何时候、任何语言的使用都离不开它。中国古代的“白马非马”就是对名词的有定性思考的例证之一。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被人们指责为诡辩，歪曲了概念间类种关系的逻辑性质，但实际上也反映了古人对类指事物与其次类或类指事物与有定或无定个体事物几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思考。

有定、无定这两个概念在印欧系语言的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传统语法常常使用，主要指冠词的功能。英语的定冠词和不定冠词是名词有定或无定的一种语法标记。

“有定性”是一个语法范畴。英语中这一范畴是显性的，其语法标记为冠词 *the* 或 *a/an*。汉语中有定性是一个隐性范畴，没有明确的语法标记，除代词和少数有词汇意义的限定词语（如指示词、数量词等）或领属性定语可以用来标示名词性成分的有定性外，很多情况是光杆名词活跃在言语中，有定/无定全隐藏在话语及相关背景信息之中。换言之，汉语的有定性是由词序或词汇选择或语境以及系统地采用或避免某些词素来确定的，亦即由语言配置（*linguistic configuration*）来确定的。

在现代语言学研究中，“有定性”是生成语法句法研究的核心之一。生成句法学认为，词汇性语类（*lexical categories*）和功能语类（*functional categories*）都是构成句子的基本成分。功能语类的特征中蕴含着普遍语法的规律性及参项。因此，功能语类的特征及其对句法结构的影响是生成句法研究的中

心。生成句法学中的功能语类之一是 DP,即 *determiner phrase* (限定词词组),由 D 引领名词并标示其有定性。

“有定性”是语言类型学研究最为关注的课题之一。Croft (1990:143-144)认为,从人类语言的共性的角度看,“有定性”与“格”、“体标记”和“有生性 (*animacy*)”等四种要素,对一种语言的句法结构有着深刻的影响。

徐通锵(1997)通过对汉语和英语中的一些语法问题透视有定性,指出“有定性……可以定义为语言的语法结构必不可少的、决定语句结构面貌的语义特征,是连接语法与语义的轴心”。石毓智(2002)对汉语言结构考察后也指出,“有定和无定语法范畴是制约一种语言句法结构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由于有定性范畴的显隐性,由于它对语言结构的制约、对语义语用的影响,有定性问题引起了语言学家浓厚的兴趣,导致了广泛的探索、深刻的思考,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在汉语言学有定性研究中有些观点还未取得共识,有些问题尚待深入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其制约机制。此外,汉语中有定性是一个隐性范畴,而英语中的是显性范畴,在这类文字游戏中两者的规则是什么、有何共性与差异。这些是本书的动因与论述的焦点。

本研究是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课题的研究成果,是基于作者博士论文写成的。在此对湖南省社科基金的立项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导师尉迟治平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先生的睿智、思维的缜密而富开拓性,也对本研究的选题与策划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书的诞生也是亲情、友情关爱的结果。在此对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程邦雄教授、美国俄亥俄大学语言学系副教授陶亮博士、武汉科技大学外语系刘潇潇老师、长沙大学外语系田踊副教授表示由衷的感激,感谢他们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他们提供的极其珍贵的参考资料。这一切是本书成

目 录

荣斗类

明敏 8005

导 言

- 1 汉语有定性研究中的灰点 1
- 2 比较研究中的空白点 6
- 3 外语教学中的难点 11
- 4 本课题的语料、研究方法等 14

第 1 章 有定性

- 1 汉英有定性研究 18
- 2 有定性的语义范畴与语法分工 23
- 3 名词成分的有定性 27
- 4 有定性连续统 33
- 5 有定性与指称性 39
- 6 本章小结 48

第 2 章 有定性词汇观察

- 1 已有的研究 52
- 2 冠词与“这”、“一”的异同 57
- 3 汉英第三人称代词的虚指用法特点及成因 63
- 4 汉英光杆名词有定性 67
- 5 相关旁类语法标记词语“们/-s”的有定性 70
- 6 比较与小结 72

第3章 汉英有定性结构观察(一)

1 一般 $N_1 V N_2$ 结构——汉语言的语序与有定性	75
2 特殊的 $(N_1) V N_2$ 结构——存现句宾语的有定性观察	91
3 特殊的 $(N_1) V N_2$ 结构——“有”字句宾语的有定性观察	97
4 特殊的 $N_1 V N_2$ 结构——可逆句主宾有定性观察	104
5 “把”字句宾语的有定性观察	107
6 “得”字句主语的有定性观察	110
7 本章小结	112

第4章 汉英有定性结构观察(二)

1 一般 $N_1 V(N_2)$ 结构	115
2 There be 句型	118
3 There/Here 引出的倒装句	120
4 非 There/Here 引出的倒装句	122
5 小结与比较	127

第5章 汉英有定性语境观察

1 已有的研究	129
2 数量名词短语有定性观察	131
3 光杆名词短语有定性观察	149
4 有定名词短语的有定性观察	152
5 小结与比较	153

第6章 汉英有定性制约机制考察

1 结构赋义规律	156
2 词汇的有定性再考察	163
3 结构与语境制约的再考察	170
4 第四种因素及其作用	178

5 汉英有定性制约机制	196
6 本章小结	208

结语	209
----------	-----

参考文献	213
------------	-----

第4章 汉英有定性结构观察 (二)

1 一般 N ₁ V(N ₂) 结构	112
2 There be 句型	118
3 This/That 引出物类名称	120
4 非 There/Here 引出的物类名	122
5 小辞引比较	127

第2章 汉英有定性结构观察 (一)

1 已有研究	129
2 数量名短语有定性结构	131
3 光杆名短语有定性结构	140
4 有定名短语有定性结构	152
5 小辞引比较	153

第0章 汉英有定性制约机制术语

1 有物类义结构	156
2 有定物类义结构	163
3 有物类义结构	170
4 有物类义结构	178

导 言

1 汉语有定性研究中的灰点

有定性范畴研究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汉语言学界研究的热点课题之一。迄今为止,基于汉语的有定性研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但有些观点还未取得共识,有些问题尚待深入系统的研究。

1.1 有定/无定 = 定指/不定指?

汉语言研究中,关于有定性范畴的研究最早出现在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以及吕先生的论文《把字用法的研究》中,吕先生以及吕先生翻译的赵元任先生的《汉语口语语法》都是用有定/无定这一对术语。吕先生虽未阐释“有定”与“无定”,但从论述的相关内容和吕先生的学术背景可以推断,他的“有定”对应于英语的 definite,“无定”对应于 indefinite。其后,不少研究者,如范继淹(1985)、李临定(1985)、徐通锵(1997)、陶红印、张伯江(2000)、石毓智(2002、2003)等多位都在他们的研究中使用有定/无定这一对术语。但也有些学者在讨论有定性或相关问题时使用定指/不定指这一对术语,或两套术语互换使用,请看以下例子(黑体是笔者处理的):

(1) “名词性成分的定指(**definiteness**)问题涉及句法、语

义和语用等各个层次的因素。一方面它是一种语法现象,在绝大部分形态丰富的语言里,定指与不定指的概念都语法化了,往往通过冠词来体现。”(黄锦章 2004b:11)

(2) “Givón 采纳了‘指示’的后一种用法,并借助于这一特征把不定指区分为两类——有指的不定指和无指的不定指,从而形成以下定指梯度:

定指(**definite**) > 有指的不定指(**ref indefinite**) > 无指的不定指(**non referential**) > 通指(**generic**)”(黄锦章 2004b:13)

(3) 这一章将讨论定指性(**definiteness**)问题。……

英语冠词在语义中起着重要作用。名词带定冠词属有定用法(**definite use**),说话者和听话者都知道该名词词组指哪一个或哪几个对象。名词带不定冠词属无定用法(**indefinite use**),听话者并不知道说话者在指哪一个对象。(徐烈炯 1995:254-255)

(4) 在带兼语的有字句中,有字所带的兼语在语义层面上就存在有定与无定之分。据笔者所收集的语料,带有定兼语的有字句在口头语体中较为多见,……有字所带的定指兼语多为特定的人称代词,打破了有字后面不能带定指兼语的常规,是有字兼语句的特例。(蔡玮 2003)

(5) 那么何为“有定”,何为“无定”呢?对于这个问题,语言学家们众说纷纭。艾伦(Allan)认为,定指性是英语名词本身所固有的一种内在特征,一个名词短语,非无定即有定,主要视其限定词而定。……利奇(Leech 1983)则把名词短语的有定与无定同冠词的用法联系起来,认为定冠词表达一种定指概念,不定冠词本身就表达一种非定指概念。(陈存军 1998)

显然,在这些例子中,例(3)将 **definite** 译为有定、**indefinite** 译为无定;例(2)将 **definite** 译为定指,**indefinite** 译为不定指;例(4)在同一段话中只相隔一行就用定指指有定。这三例

给人的印象是：有定/无定 = 定指/不定指。例(1)和例(3)都将 **definiteness** 译为定指(性)。有趣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出版的剑桥大学《语言学范畴研究丛书》影印本中, Christopher Lyons 所著 *Definiteness* 被译为《限定范畴》,而对同一论著,王欣(2003)在《当代语言学》发表的评述译成《有定性》。再看例(5),引文用定指性指代有定、无定两者,显然这里定指性是基于 **definiteness** 的汉语表达。很明显,例(1)、例(3)、例(5)等给人的感觉是:

有定性 = 定指性 = 限定(性)

有定性是不是定指性?有定/无定 = 定指/不定指吗?汉语言学界有定性研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西方语言学有定性研究历史更长,结合中西方研究成果这一问题该有个较为明确的阐释。

1.2 数量名主语的前提是什么?

赵元任(1979)指出,汉语“有一种强烈的趋势,主语所指的事物是有定的,宾语所指的事物是无定的”。朱德熙(1985)也说“……汉语有一种很强的倾向,即让主语表示已知的确定的事物,而让宾语去表示不确定的事物”。这种观点可代表汉语言研究的共识。

基于上述观点,许多人认为汉语中数词加名词构成的名词词组不能当主语,但用“有”字引出这种主语就可以接受了。例如,人们一般不说“一个客人来了”,要说成“有(一)个客人来了”。其理据是,“在句首加上‘有’,‘一位客人’就由主语转为‘有’的宾语,这就不会再跟主语表示确定的事物的要求发生抵触了(朱德熙 1985)”。而徐烈炯对于“有一个女人比男人还高”可以接受提出的理由是,“汉语中这类主语也就是话题,当话题无所指或不存在时整个句子都无所适从”。

“‘有’表示存在,加了‘有’之后,先设满足了……就可以当主语了”^①。可是范继淹先生在“无定 NP 主语句”一文中列举的几十例无定 NP 主语句都没有出现“有”(虽然有些可以加上“有”)。这里我们有一点要质疑。

为什么范先生列举这些数量名可以充当主语,而“一个客人来了”这一句的数量名作主语不能接受?为什么有些无定名词要加“有”才能作主语,有些不能加?例如,“一会儿,一幅漂亮的山水画画好了:远处有山,近处有花……”。此句不能说成“有一幅漂亮的山水画画好了”(范继淹 1985)。

1.3 是例外还是另有规则?

例一:张豫峰(2000a)指出“有些‘数(量)名’短语充当主语,表面上或者孤立地看是无定的”,但实际上其所指对象上文中曾经出现过或在上文中隐含着,这种主语“应分析为有定的”。例如:

(6) 两人笑得蒙着头叫痛。(引自张豫峰 2000)

(7) 两位小姐把拒绝说得跟邀请一样委婉动听。(同上)

(8) 家树见两个妹妹说得这样切实,不像是毫无根据……(同上)

(9) 当天晚上起了海风,船有点颠簸。……一个大浪把船身晃得厉害。(同上)

这是普遍现象还是特例?

例二:石毓智(2002)在《汉语的结构意义和词汇标记之关系》一文中指出一类特殊的数量主语和宾语:

“汉语中有一种特别的句式,主宾语都是由数量短语构

^① 石毓智对此持略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汉语的主语或话题是‘有定’的……是一种倾向性,他们也可以是无定的,只不过必须加上词汇标记‘有’等加以标识”。他举的是同一个例子,但认为这里的“有”已经虚化为一个语法标记。

成,而且可以自由地颠倒位置而意思基本不变。它们有一个特点,做主语的数量短语,不论是施事还是受事,都不能加无定标记“有”。例如:

(10a) 一锅饭吃八个人。

(10b) 八个人吃一锅饭。

……它们主宾语的有定无定表达是很不一样的。

首先,这里又增加了一个不能加“有”的“特例”。第二,显然这种句式的主语和宾语都是无定的,这是特例吗?

例三:李临定(1988:132)指出以下例句中的受事格名词都是泛指无定的:

(11a) 他揭过布告/他贴过布告

(11b) 布告他揭过/布告他贴过

(12a) 他搭过棚子/他拆过棚子

(12b) 棚子他搭过/棚子他拆过

(13a) 他们卸过粮食/他们装过粮食

(13b) 粮食他们卸过/粮食他们装过

显然,这三组例句里受事格名词不论是做宾语还是置句首,相关动词不论是“去除、关闭”意义还是“获得、开启”意义,这些受事格名词都是无定的,但它们都不是数量名词短语。这也明显与第1.2节中观点相冲突。这是特例还是另有规则?

例四:蔡玮(2003)写道:动词“有”可以带兼语构成兼语词组做句子的谓语,如“有客人来了”,“有同学考上研究生了”,“有一个青年问过你的消息”。在这些“有”字句中“有”所带的兼语一般是不定指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带定指兼语的“有”字句还是可以接受的。她从语用学的预设理论出发,研究了带有定兼语的“有”字句,指出此类句子的相对预设往往是两个句子之间的因果、连言、转折、假设、条件关系的预设。例如:

个(14)有赵四爷做内线,大家都放心多了。(因果)因而,跟

天而(15)要是没有你在背后摇鹅毛扇、唆使她,她敢?(假设)

蔡文还指出,“‘有’字所带的定指兼语多为特定的人称代词,打破了有字后面不能带定指兼语的常规,是有字兼语句的特例”。

例五:刘培玉(2001)在《把字句研究述评》中列出:

二 吕叔湘(1948)认为“把”的宾语必须是有定的。

梁东汉(1958)认为“把”的宾语也可以是无定的。

王还(1957)认为“把”的宾语可以是专指的,也可以是泛指,但必须是在动作前就已经存在的人或事物。

宋玉柱(1981)认为这不能包括“把”的宾语是结果宾语且又是泛指的把字句,因为结果在动作前是不存在的。几年后

王还(1985)又将“把”的宾语分为确指的、专指的和泛指的三种。其中确指的宾语“只可能用于两种动词,或者是宾语赖以产生出来的动词”、“或者是表示意外的行动”。

宋玉柱(1988)认为确指的宾语只用于两种动词这一说法具有片面性,譬如“……把一大碗酒灌进了肚子里”,句中动词就“既非意外的,也非产生宾语的”。

显然“把”字句的宾语不符合宾语“无定”的倾向,也非必须是有定。“把”字结构是例外吗?把字句宾语的有定性究竟如何界定?

“2 比较研究中的空白点”

“2 比较研究中的空白点”
有定性是一泛语言范畴,在有些语言中是显性的,有些是隐性的。不论是显还是隐,其语义总会以一定的方式在言语交际中传递。因此,有定性研究势必导致对不同语言的对比研究。现代语言学的不同语言对比有两大主流:一是类型学

研究,基于多种语言比较寻求与某些范畴相关的语言共性;二是两种语言比较,考察某一范畴在这两种语言中的异同、制约因素、形成轨迹等。对有定性的研究也不例外。

2.1 有定性范畴的类型学研究

吉冯(Talmy Givón)基于多种语言的考察,从“指称”这一视角提出形态-句法的有定性连续统(1984)。类型学还从多种语言的比较中求出了生命度(Animacy)与有定性的关系,指出生命度连续统与有定性连续统十分近似,进而指出直接宾语的蕴涵共性与生命度、有定性的关系。在这些研究中他们至少考察了汉语、英语、法语、俄语、日语、旁遮普语(Punjabi)、西班牙语、土耳其语、芬兰语、波斯语、南塔缇语(Southern Tati)、印地语、阿姆哈拉语(Amharic)、斯瓦西里语(Swahili)、曼南语(Manam)等(Croft 1990; Givón 1984)。类型学的研究是基于多种语言寻求某些与有定性相关的共性,这与两种语言的有定性比较本质上是有所区别的。

2.2 Chesterman 的英芬有定性比较研究

英语是有冠词的语言,有定性是一个显性语法范畴;芬兰语是无冠词语言,有定性是个隐性语法范畴。Andrew Chesterman 对英语和芬兰语的有定性范畴进行了对比研究。他从冠词着手,讨论了英语冠词(含零冠词)的用法和表达功能;然后讨论了芬兰语的有定性实现手段,其中略去了量化名词(quantified nouns)以及带有其他限定词如指示代词、物主代词的名词短语的讨论。他采用的方法是:

- 1) 将英语与芬兰语的有定性分开讨论,得出结论后再进行比较;

- 2) 对芬兰语的有定性分析是基于英译文的,将 Veijo Meri 的芬兰语短篇小说 *Kampa* 及其英译本 *The Comb*(《梳子》)进

行比较,寻求两者有定性实现方式的异同。

他的发现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 英语的有定、无定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非有定即无定或非无定即有定。冠词系统也不是简单的定冠词/不定冠词二元系统。他提出五冠词多元对立系统,并指出从无定到有定或从有定到无定是一个有程度变化的渐变体:

(无定) zero → some → a(n) → the → null (有定)

图中左端“无定”程度最高,右端“有定”程度最高,从左到右“有定”程度逐渐增大。

2) 英语冠词本身分有定和无定,可用于指称(回指、联想回指)、非指称(类指)、第一次提及等;芬兰语的对等用法靠“屈折形式”、“词序”、“功能词”(例如“有定代词”、“无定代词”等)、“语境”等来实现,按以下等级来排序:

语境 ← 功能词(类冠词) ← 语序 ← 屈折形式

以上各项的有定性影响力从右到左依次减弱。

3) 芬兰语还可用重音标识有定性——这一点在英语中是不明显的。

4) “量”、“指称”、“语用”等因素是讨论有定性问题时不可忽视的相关因素。

Chesterman(1991)研究的局限性正如他本人指出的,是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他用的语料只是一本书的原文与译文的对照。

英语与芬兰语的比较虽为一有冠词系统与一无冠词系统的比较,但两者都是印欧系语言,它们的共性与英汉语之间的共性有很大的差异,英芬有定性异同不一定是英汉语有定性的异同。

2.3 李勤的俄汉有定性比较研究

(俄语和汉语两种语言都没有冠词,有定性是一个隐性